

小品文獎

祕密暗號



劉沛林

作者簡介——

劉沛林，二〇〇一年生於彰化。畢業於北教大語創系師資組，現就讀台大台文所碩士班。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還在尋找自己擅長的事（以及未來出路）。寫作量寡，作品曾入選九歌散文選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還是好想學會越南話啊！但寫了從越南回來後就想寫的內容，嘗試了很想嘗試的風格，滿足。謝謝媽媽，謝謝爸爸，謝謝黃慧芬老師，也謝謝美麗的胡志明市。雖然感謝一切，但要讓媽媽讀文章還需要勇氣。

秘密暗號

始終無從解譯，母親與家人間的秘密暗號。

「你會講越南話嗎？」十個人裡有十個人這麼問，當他們得知母親的新住民身分後，總要問這麼一句，然而我學不會越南話。明明從小到大，從母親歪頭倚牆聽話筒，到現在斜躺軟床持平板向遠方視訊，越南話一直滲透在我生活中，我卻並未不知不覺地學會這門語言。

好幾次，我們姊妹請母親教學，她皺眉發出幾個拗口的音，而我們學得四不像。這時母親反倒舒緩了眉頭，笑我們沒天賦，想再學就得付費解鎖。上了大學，我選課嘗試過一年的學習，不過如今除了數字一到十，對越南話仍是一無所知。連課堂的記憶都模糊了，只記得課堂上的一位同學，他越語說得流利，老師稱讚他有一口漂亮的南越口音。

我從未告訴老師，我的母親也來自南越。

母親在血統上不完全是個越南人，廣東華裔的身分使她通曉兩種語言，而胡志明市，位於南越的第二大都，去年終於又回去一趟。再上一次回去，儼然是人生前二分之一的往事。記憶中深長陰潮的曲巷短了許多，白漆透天厝也狹窄不少，還多了幾個說英文的表妹。在白色瓷磚白色牆面白色天花板之間，明亮的日光斜斜照進，粵語與越語則造出柔軟婉轉的迴盪，間有英語夾雜。只懂得中文，連英

語也說得聲腳的我，在這純白的空間中理應徬徨，卻奇異地感到安適。

越南話在我聽來，從不像大海厚重的聲浪，而是林間小河般，高低曲折起伏不定的未知密碼。小河總是快樂的，當母親說起越南話，也是快樂的，眉梢眼角嘴邊，都是微笑的弧度，那是我鮮少見到的母親。小時候我總覺得她有兩副面孔，搭配不同語言。對著話筒彼端，越南話的訴說對象在遠方，母親會低笑大笑或止不住地笑，唯獨不像她朝我說話那樣，憂愁著愠怒著哭泣著，如同她說過的：「知道我為什麼不笑嗎？在台灣，我沒有快樂過。」

二十一歲便嫁來台灣的母親，待在台灣的時間已然比越南更長，回去越南的時候，她與我都像觀光客，對更替的地景感到陌生。她唯一能指認的，只有通往市場的小巷與街角的校園。不遠處，又一棟高樓要蓋起，連通她與越南的，只剩下語言。「等你们都長大，我要回越南。」她就這番死命地抓住，不敢遺忘母語的聲腔，因為那便是之於她的避難所，用以從台灣遁回越南，自當下逃向過往。越南話更是一組我們不能學會的暗號，因為我們學不會，她便安全。而所有祕密都將在黑夜深處的話筒裡消弭無蹤。

在那胡志明市的純白房間裡，語言與語言搭建的橋梁仍在，母親和越南的家人都在橋上走著，我停下步伐，恍然意識到自己大概學不會越南話。

她鄉

陳雪

以越南語做為祕密暗號，譜寫做為外配的母親生平際遇，母親說起越南語時是快樂的。語言是故鄉，也是他鄉。文中「母親有兩個面孔，搭配不同語言」，非常傳神。